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錄監生臣韋裕曽

西山文集卷五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藁

奏狀

得聖語申後省狀

證對其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三朝寶訓因有奏事劄子先就經筵展讀至念昔者祖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

易其奏云陛下今日居處之地即高宗孝宗居處之地也居祖宗之宫室當思祖宗之艱難朝夕兢兢不忘祗懼庶可保守鴻業玉音云祖宗基業為人子孫自當兢兢保守

讀至以一心而受衆攻苟非卓然剛明不惑未有不浸淫而蠧蝕者玉音云當察於微芒又讀至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其奏云理義謂仁義禮智之良心物欲謂聲色貨利之屬義理上進得一分則物欲上減得一分真積力久純乎義理則物欲自然消盡玉音亦謂知得義理物

欲自不能惑其奏聖訓極是今人未知義理直將聲色貨利作性命看欲得之心其熾如火纔見得義理分曉其視聲色貨利如避烈火如逃猛獸何敢更近之乎讀至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其奏云人主如能垂精問學則所聞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所講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遊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王音云朕在宮中無他嗜好只是讀書寫字讀至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

侵其奏云敬之一字乃聖賢宅心之至要人主能持心以敬則平居肅然常若神明在前非僻之念無自而入詩所謂不顯亦臨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理也王音云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不欺闇室亦此意否其奏正是此理闇室屋漏乃常情易忽之地故聖賢謹之又讀至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其既舉程頤之說以奏又云君子小人將何分别惟日進規儆之言使人主有歉然

不自足之意即是君子日進諂邪之言使人主哆然有自肆之意即是小人陛下以此觀之則君子小人之實判矣玉音云極是讀至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其奏云臣所陳四事第四條尤為切要不審陛下知臣之意否玉音云深曉卿意又云朕朝夕太后之側本不欲遷過此以太后聖訓再三勉承聖訓讀至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玉音云朕受太后

大恩何敢不盡其孝某又舉治平間事謂今雖未有此
當潛消於未形之先且云臣此段緊切處只在孝思二
字而已願陛下深留聖心玉音云極是讀至貼黄晨興
聽事乃頗後於先帝之時某奏云陛下在宮中起甚蚤
視朝却覺稍晚玉音云朕視朝只依先帝時某奏比先
帝差晚願陛下自今視朝以日出為節庶幾延訪羣臣
可以從容上首肯奏畢玉音云卿今日所陳甚切某退
至簾下再拜謝恩訖進前展讀寳訓睦親門某奏太祖

之友愛太宗前古所未有其言晉王龍行虎步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則異時傳授大位之意已見於此自堯舜揖遜之事不見於後世有天下者未有不私其子太祖非無子也燕秦二王非不可以託宗廟也乃不私其子而以與其弟蓋知太宗神武英特天命所屬必能身致太平故也堯舜之不傳子以丹朱商均皆不肖之故太祖此舉又有光於堯舜矣其後太宗果能混一區宇濟世治平太祖可謂能為天下得人太宗可謂不負

所託上首肯之讀至涪陵公廷美卒某奏秦王之事陛下曽知其本末乎玉音云秦王似亦無大過某云容臣敷奏因具陳其所以然之故又讀至真宗為皇太子一段某奏真宗既正儲宮竢班幄次自合與親王異處而乃極其懇請願仍舊貫太宗嘉其孝悌遂從其請臣聞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蓋親親而後能仁民未有不親親而能仁民者真宗惟其天資孝悌是以即位之後專行仁政異時契丹犯邊宰臣寇準欲以王師邀之境上

使使輪不返真宗惻然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不欲多殺此一舉全活南北生靈不知其幾千萬計其源則自孝悌中出上變容首肯又讀至卷末某奏自古帝王盛世未有不以親親為先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臯陶謨曰篤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逺在兹伊尹作伊訓以告太甲亦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周家忠厚内睦九族則詩人歌之周室道衰棄其九族骨肉相怨則詩人刺之惟本朝祖宗以來以親親為家

法其於皇枝帝胄恩意甚備如此卷所載皆陛下之所當法若太宗之於秦王乃是處人倫之變而矜憐惻怛曲盡其至如此尤陛下所當法其因誦太宗聖訓曰朕以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耳某奏觀此則知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亦首肯所得聖語須至申聞者是日讀至其源

皆自孝悌出又讀楚王元佐一段奏云楚王乃太宗長子真宗之兄以疾不得立真宗即位屢加封拜待遇之禮極其優厚及奏周室道衰下數語此三節皆為之動蓋聖心明悟如此又讀理義常為之主物欲不能奪奏

云一州有一州之主一縣有一縣之主若州縣無主則盜賊姦人得以竊據而為之主矣人心亦然理義為主則物欲不能入物欲為主則理義不能入上亦嘉納

奏謝獎廉吏狀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御筆近真某奏事朕因訪問廉吏某以知袁州趙筊夫對朕惟獎廉所以律貪亦庶幾化貪為廉之効以惠吾民趙筊夫可除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劄送臣者伏念臣比叨召札入對便朝具陳生靈耗斁之由皆本州縣

貪殘之故淵衷有惻天語載詢欲知廉吏之姓名以備
聖時之采擇念頃過宜春之境頗嘗聆守土之賢百口
自隨惟禄是仰一介弗取其節可稱遂以所聞冒陳于
上退而竊省尚有當言若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艎之
圖籍楊長孺守長樂罔侵公帑之圭銖皆最為當世所
推乃不能悉數以對方重愚臣之怵惕忽傳宸筆之襃
敭當九重厲精思治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守
臣之蒙擢殆若細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起祇承命

告倍切忻愉汙吏革心實闗公道瞽言獲用豈曰私榮顧承明詔之作新更廣宸聰而咨訪循良未舉盍宏封容之規貪濁當懲可廢烹阿之典乃若澄源而正本尤先昭德以塞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朝廷而靡恥之俗交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厚邦本弗揺此下臣獻替之微忠抑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僣有敷陳伏乞睿察

故事

故事 癸酉七月二十一日進

高宗日歷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己酉宰執進呈次上曰太史奏久陰霖雨不止占為陰盛下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早晚差寒天道不順寒陰反節朕觀晉史天文志備言其證恐失其當以召天變

臣聞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古先哲王嚴於自儆故其遇災也常以為人事之所召後世之君樂於自恕故其遇災也常以為天數之適然治亂存亡之分未有

不基於此者恭惟高宗皇帝勤勞恭儉紹開中興慶閔元元力行仁政求諸當時未見闕失而久陰霖雨之變惕然自省遽以為人怨之所致大哉聖言可謂深知天人相與之際矣臣伏覩春夏以來淫雨過度都城之內細民失業近畿諸邑山裂水涌淪胥以死者不可勝計仰惟陛下畏天敬民無媿前聖固宜殊祥異瑞史不絕書而譴告諄諄迺與事戾何耶臣伏而思之此殆吏刻急而民咨怨之所致也夫朝廷張

官置吏凡以為民改法易令亦以為民而今長人之官能布宣德意勤恤民隱者何其甚寡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者何其紛紛也假稱提楮幣之令而科率齊民借摧抑兼并之名而破壞富室期會峻於星火爭利極於錐刀於是掊斂興而民始怨矣不窮告訐之虛實而廣事株連不原情犯之重輕而例行拘籍甚而父子衙冤赴井相踵丘墳何辜亦没縣官於是刑僇蘩而民始怨矣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故有匹

婦非辜而赤地千里者況民生嗸嗸如此天豈不爲
之動乎臣願陛下以昊天孔明爲不可忽以皇祖有
訓爲不可忘日與輔佛之臣講求寬大之政亟下明
詔申敕有司蠲除煩苛與民休息若是而災害弗除
嘉祥弗應者非所聞也某不勝惓惓

故事 癸酉八月十七日進

通鑑唐德宗紀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
九州縣多爲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

多故羌戎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常失時不待其困斃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

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户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歳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聞諸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自古迄今未有人心失而財可恃者亦未有不卹其民而可以豐財者聖賢之言炳若星日萬世不能易也劉晏在唐雖未足以語此然猶知養民爲理財之本出入斂散亦

皆有法歲豐穀賤則傷農故必高其價以糴歲饑穀貴則傷民故必下其價以糶凶荒始兆先期賑卹用物雖約所濟者多以故民生安業戶口蕃息歲入之賦至於數倍夫晏以一有司粗知財用之本末猶能致利若此況爲天下者誠能究大學生財之義一意務德以養民其效可勝計哉臣觀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懵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亡所傅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

不知朝四莫三之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實倉廩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夫以劉晏之術而槩諸孟子之言已未免為聖賢罪人矣而今之有司則又晏之罪人也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亟思其本而改圖之實天下幸甚

故事 甲戌三月初七日進

元祐元年司馬光等言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

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啟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史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畧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

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獘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云云詔從之

臣竊惟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昔陳平不答錢穀斷獄之問以為當責之内史廷尉唐太宗不以詞訟細務煩宰相而屬之左右丞若平者可謂知宰相之職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臣觀近世以來中書

之務日繁應酬判決幾不暇給豈有他哉蓋六曹長貳不能自舉其職而諉之朝廷朝廷之尊不免下行六曹之事故也厥今天下所當經畫固非一端而安危利害之大者莫邊政若也蓋干戈繁興中原雲擾事變迭出胡可勝窮或強鄰崛起何以為控制之方或弱國瓜分何以為撫馭之術或羣雄角立必思所以待之或流民輻湊必思所以處之至若將帥之多庸材軍旅之多獘政財用衰耗而未贍士卒愁歎之

未銷凡此數端所當汲汲講求如拯焚溺其可以區
區細故奪之乎昔紹興中吏部尚書孫近請詔大臣
凡所以靖中原安邊境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付
之有司上曰要當遴選尚書侍郎使之專决大哉聖
言可為萬世法臣願深詔朝廷舉行六曹專達之制
如元祐大臣所陳選擇羣工分釐衆務如紹興之聖
訓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矣

故事 甲戌七月十一日進

漢宣帝地節四年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憫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臣竊惟宣帝可謂卹民之深慮民之至矣其疾苦則遣使者循行以問之災害則振貸之至於鹽直之貴似未深為民害必詔有司損其賈而後已蓋元后民之父母也孩提乳哺少失其節皆父母之責困窮惸

獨一失其養皆元后之辜陛下愛民之深慮民之至不減漢宣而近歲以來吏以擊搏震撓為功不知以護養撫柔為本營私煩擾殆匪一端邇者又聞郡國守臣侵牟規利有薪芻諸物官為列肆以自售者於是物價驟騰而細民不勝其困矣有盡拘商鹽酬之以楮而官自出鬻責民以錢者於是鹽直暴踊而人為之淡食矣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邪昔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本

傷則枝葉顛悴而根柢蹷拔矣贄之斯言可為永鑒臣願明諭輔臣盡斥天下貪殘之吏其尤亡狀者施之以流放不盡之刑毋但削秩免官而已仍命詞臣推原德意降一詔書丁寧訓飭俾天下曉然知聖主加惠元元之意去苛猛而趨忠厚此培埴邦本之先務惟陛下深留聖意海内幸甚

故事 甲戌八月十七日進

慶歷三年元昊遣使來所要請凡十一事諫官歐陽修

言元昊再遣使人至闕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謨
合思成筭云云臣見漢唐故事祖宗舊制大事必須集
議蓋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彊故
舉事多臧衆心皆服自兵興以來常秘大事初不使人
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采大公之議收
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謨固亦未晚其元昊
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慶歷四年
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知制誥田況意其蓄

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朘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欵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每念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諮訪宰相蓋旁無侍衛

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令強敵凌逼而河朔將佐之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緻軍政之是否錢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願因燕閒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外患為急則人人唯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唯恐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為令不此之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辦對議者羞之

臣竊考是時元昊以力屈請和朝廷含垢撫納宜無後悔而歐陽修方欲舉行集議以收衆善之謀契丹修建城堡未必真有窺覦之計而田況遽請咨訪大臣專以外患為急蓋情之難知莫如邊塞事之至重莫如甲兵過於慮危然後不危深於防患然後亡患此二臣所以惓惓納忠而不敢默也今西北小夷日益猖獗萬一有夾攻之約而歸我舊疆有通好之言而邀我歲賂或從或否皆繫安危此吾之當慮者一

金人被侵遷于汴都外有彊敵之馮陵內有羣寇之侵迫或帥其羣下沿江南歸或乞師藉彊祈為巳援有一于此處之寔難此吾之當慮者二也彼之四鄰因其危蹙必皆規拓土疆設或夏人乘虚遂據秦隴我之西北復接彊鄰右詘左支宜易為力此吾之當慮者三也凡此三患特其大端若乃輻湊之流民縱横之羣盜處之亡素皆足以蕩揺邊鄙為根本憂後患多方尤難豫料以今日事勢而較諸慶歷之時

人材孰多財用孰裕其為可慮殆有甚焉而廟謨沈深獨運帷幄未嘗采羣下異同之言昕廷奏事數刻輒退未嘗有便坐從容之議此臣之所未諭也修況之在慶歴皆為名臣而其論又頗切於今日故臣敢采之以獻伏惟陛下深味其言而亟行之實天下幸甚

奏狀

江東奏論邊事狀丙子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擢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修以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仁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為役然亦由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為職則邊陲利害臣敢避晉越之罪畏縮不言臣竊見金人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汴都危迫之狀見於金

使所云近復轉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横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證具形括馬斂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金之侵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侵中原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敵國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

八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敵國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敵人得以逞其兵威攻取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驅策我蒸民自開闢以來侵陵之患未有若是之甚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為鑑而已臣嘗妄論

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股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爲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説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内庭曲宴出女樂以娱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

佽迭主兵柄教閲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陛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亦氣犯斗水胃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咈自昔

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昌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箝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在内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搌之餘舉

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翺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顓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金

人兠期入侵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敵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歛以揺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彦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墻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

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馮陵末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鎮其為駑怯又益甚焉於是金人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彊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彊敵為隣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金人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

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彼之求我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覺結余覩為造釁之由而不知名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

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内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外國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金人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亦必祖述金人已行之故智蓋金人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

之則享虚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金人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畀詞遣使以覘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狡黠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筭而一切偷安曩者敵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仇敵於祖宗殿廷之下其

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諉曰漕之渠乾涸使敵人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已絶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於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隣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

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顧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金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金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西晉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媮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以併諸國遂萌飲江之志今新冠鵰

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羣盜又皆往往服從臣恐與五季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為安邊置所儲偫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敵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彊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

為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幀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

無獨寧之理今荊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鬬近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瞞目前攫取名器爵禄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羣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

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為者
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未
知其所終也臣自委質立朝以來區區之愚唯知有君
父有社稷故常盡忠極慮不敢自為身謀今見時事憂
虞如此而顧戀寸禄不為朝廷一言豈惟自負夙心抑
亦有慚戴履是用齋心潔誠忘寢廢食裁成此章欲進
復休至于數四懷不能已卒以上聞意者天誘臣衷欲
以感悟陛下儻或萬一見於施行則臣雖擯廢田里其

幸多矣

貼黄臣竊見太祖太宗艱難百戰以有天下真宗仁宗兢業守成至于徽宗之世宇内承平民物熙洽不幸崇寧而後羣小得志陷害忠良遂使在廷無一君子追政和初遼國衰微金人崛起王黼童貫之徒希功寡謀取侮敵人馴致靖康之變都城失守二聖蒙塵追念前失可為隕涕臣仰惟陛下鋭精典學親御經帷凡祖宗創守之規模可為今日法者既日陳于

前矣至於崇宣之事可爲今日戒者願詔館閣之臣編類來上退朝之暇以時省覽庶幾姦邪誤國之狀宗廟隳墜頹之恥一一備見本末于以鑒前失而圖今得非小補也皇太子春秋鼎盛問學日新亦宜命宫僚編纂上件故實從容講論其於令德啓發必多臣位下人微志在納忠狂僭妄言伏俟誅殛

西山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六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放宣城縣零苗

臣一介疎庸誤蒙推擇將漕江左深惟連年入侍軒墀具見明天子惻怛愛民入境之初首務布宣德意以圖

稱塞今有見之詞牒採之衆論民以為困者不敢不以
具聞臣照得寧國府宣城縣清流等九鄉水田及官民
圩田去歲潦傷頗甚本司雖差迪功郎太平州司戸參
軍趙汝詹同承奉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爚於嘉定七
年九月前去徧行檢視統縣計放二分二釐四毫共米
三萬一千二十七石四斗二升二合縁人戸洊饑之後
生理未盡復舊遭此水患輸納必是費力兼目今旱勢
未蘇又當起催夏税竊慮府縣催督零分苗欠無所從

出以致重困臣令將本縣前項被潦鄉分殘零苗欠權

與倚閣候秋成理納少寛目前外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同

小貼子某以下户零欠令亦不多推廣上恩欲使速

得蘓息是敢不俟回降而亟行之専輒有罪併乞照會

奏乞爲江寧縣城南廂居民代輸和買狀四月同安

撫司

上

臣等猥以非才俱承之使雖職守不同而責任則一夙

宵策勵惟知推廣德意務寬民力庶幾仰答萬分今有近在目前事關休戚而縣邑因循視為常賦越數十年之久未克釐正者臣等比因旱暵訪求疾苦迺始知之若不亟議蠲除使彫瘵自此少蘇何以上副陛下宵旰勤恤之意竊見建康府南門之外有草市謂之城南廂環以村落謂之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皆隸本府江寧縣紹興中行經界府城坊郭與諸門外不過户納兩料役錢謂如房地日收債錢一文則每年納錢四百省内

城南廂以至第三都成年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此外他無一毫稅賦淳熙五年知江寧縣事章騆偶因推排平白將一廂三都分立和買兩色增科綿絹於民房地僦賃則起所謂家業錢店肆賣買則起所謂營運錢有如房地錢日收一十文足紐家業錢一貫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五寸五分綿五分五釐共折錢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釐其店肆賣買比之房地尤無定準皆是泛行約度紐營運錢每

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八寸綿八分共折錢一百二十四文内房地和買歲取絹三百一十三疋六尺三寸四分綿一千二百五十二兩計錢一千九百四十一貫五百八十三文所有營運和買歲取絹一百八十二疋一丈八尺五寸綿七百二十九兩八錢六分計錢一千一百三十一貫二百七十一文合兩色而言之共錢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較以疇昔專輸房地役錢已多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且均為建康之

民坊郭别門相去咫尺悉皆無此獨南門科折特甚於舊度其時雖罹横斂固不能堪然馬軍行司移屯之始連營列戍軍民憧憧聚彼貿易市廛日以繁盛財力足以倍輸縱使過多尚可強勉粤自師旅之餘饑饉洊至軍既殫乏民亦流亡居舍賈區蕭疎頽廢而昔年刱增和買定額仍存本縣官吏惟知比舊增敷有加無損以求足辦全不顧念鑿空如此何以繼之大抵主家以房地起家業錢而賃户又以店肆起營運錢一處生業兩

項輸送安得而不重困哉至於因家業營運而科和買綿絹併和買綿絹以當都團差役輸索重復差徭繁併力不能支逃徙相望其間未忍輕去者日益窮匱恐非所以還舊觀壯陪都也臣等若徑乞盡數蠲減恐賦入素定未易遽除如其知而不問心實懷愧今公共相度欲從建康府及江東轉運司各於支用錢内中半抱認取撥自嘉定八年為始每歲與之均補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每歲計錢一千二百一十四貫

六十四文却乞將淳熙五年刱增家業及營運錢上所科和買綿絹盡與除豁見在房地一依府城坊郭及東西北三門之外以經界則例起催先來兩料役錢一歲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從本縣令項催赴建康府交納添湊轉運司并本府抱認錢二千四百一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共成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理充知縣章騆刱增和買綿絹窠名起發上供日後推排以此為定即不得巧立名色再敷家業營運和買

綿絹及紬折價錢如此則官雖有償備之費而和買數存不虧元額斯民積蠹遂可剗除儻蒙聖慈特降睿旨從臣等所乞施行實一方無窮之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奏乞蠲閣夏稅秋苗　六月一日上

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昨經由池陽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乾旱蓋自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雨者纔六七日焦熬之狀

蓋不待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夕訪問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池嶶南康廣德諸郡旱勢略同臣以祈禱間出近郊及因閱舟親至采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四顧所及全無秋苗間有瀕江可以車戽之地或以栽插然水熱如湯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黃訪聞當塗宣城管下圩埂之鄉每歲常若水澇今亦種不入土與陸地同近因舟行過大城堽一帶見蝗虫飛泊蘆葦間綿亘十數里未幾遂入府城

皆由東北而來蔽天障日遇其所落草木為空又據諸處申到若建康府之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未申者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畧也常平義倉之儲總一路凡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中姑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二千斛而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百有奇以之糶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況能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倉已不足恃沿江諸州

元非產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在相望所出益少綱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濟軍民唯仰客販今則兩淮既皆遏糴淛河般運不通上流客舟亦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增艱食之虞近在朝夕嘗愽訪父老皆言粳稻雖已失時尚堪雜種麻豆蕎麥黃粱之屬緣田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家貸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憂危而官司催督夏税略不少貸典賣罄竭不足以償而種子價高無

錢可糴而不能種凡曰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
不卹每遇檢放指為熟田責令輸納苗米未免賤糶所
有貴糴所無以供公上殫其地之出不足以輸所以更
相懲創而不敢種臣自聞此語為之惻然竊惟今歲之
旱實與往年不同往年之旱多在夏秋田間既已布種
故雖災傷之甚什至七八而其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高
下之田皆為荒地借令雨以時至雜種可投尚恐空於
蝗蝻之口而況雨未可期種未可必方來之患日月尚

長民情揺揺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朝旨將來合議糶濟即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已恭稟多方講究外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糶濟之惠不若先未饑而加存卹之恩謹具奏請事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税臣近居太平州百姓王經等一百六名狀稱自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乾死收到些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又盡枯死蕎麥豆種雖得錢物亦無處收糴田地乾亢至甚亦難耕種老幼

日夕憂惶不能存活欲乞備申朝廷權閣今年夏稅臣方欲冒昧控陳忽準户部符臣寮奏請内一項寛旱地之賦以為秧苗未得種揷人情方且皇皇而折帛起催半責見錢版曹既有歲例州縣茍欲逃責征誅憔悴之民不減星火之急農困追呼將復失種其為怨嗟甚於不雨此當亟行戒約江淛監司目即體訪先來被旱之處一面行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户折帛等官物稍寛旬月之期以俟秧種了畢即蒙

聖旨允從仰見陛下至慈至仁勤邺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行臣即已鏤榜曉諭州縣令自牓到日為始住催一月雖足以寬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民嗸嗸求死不贍之時縱令督促萬端終是無可償納徒使吏卒並緣得為苛擾人户憂迫不免流移理勢實然非臣過計兼本路近年民困重賦荒田逃户所在相望今既未能招徠不可使見存之户更有流徙伏望聖慈速降旨揮將本路州縣旱乾不曾種

蒔去處第四第五等人户夏税權與倚閣候將來得熟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不勝大願

其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為災傷檢放之令德澤洋溢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官多以趣辦財賦為能鮮以保全民命為急下吏承風輒懐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繁昌貴池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時多不及數目自臣到任來訴者多事已後時無從覈實而參之衆言宣城尤甚故前者輒上倚

閣殘零之請伏惟聖慈必已矜從今歲旱災前所未
有至仁如天俯燭民隱將來苗稅必是優與蠲除而
臣察諸衆情似懷憂畏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窄為
賢逆料將來亦必如此至於不敢雜種以避輸苗其
情尤可深憫臣謂今欲慰安人情使無逃徙莫若控
告朝廷先期降旨約勑州縣應本路官私田畝元不
闕雨處將來成熟自當依條輸納外其久旱不曾種
蒔去處並與全放秋苗其雜種麻豆之屬並不許指

作熟田責令輸納苗米以致重困許臣備坐吉揮散牓曉諭庶幾農人安心不至狼顧實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雨尚愆深恐黎民失於播殖所宜優卹俾獲蘇安應諸道所催今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民田無見苗者上聞並與除放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詔令諸路轉運疾速行下州縣開具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放分數以聞仰惟

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高宗皇帝中興萬世無

疆之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為本故於災傷之歲
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蠲夏稅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
情觀之毋乃太早葢救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
待其饑莩流離然後加惠則所全寡矣為民父母忍使
至斯兩朝詔書可為大法今臣所陳二事如蒙聖慈降
出三省早賜施行其於公私皆有利便一則征斂既寛
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抛荒公家租賦亦免失陷二
則農人肯行布種自救其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

糶濟三則窮窶之民粗有生理何若輕捐其身而為盜賊未萌之禍銷弭尤多臣叨蒙聖恩畀以漕計一路休戚責實在臣庸敢齋沐投誠仰干天聽臣無任震惕俟罪之至

小貼子臣冒昧所陳二事非不知國家常賦州縣經費取具于兹臣以轉漕為職亦自靳惜財計第親見民窮如此寧忍坐觀不言仰惟仁聖䖏明之朝哀矜元元一如赤子微臣雖不奏請終亦必有施行然臣

竊惟救卹災寧過乎早若及今亟行恩卹庶人户不至逃移倘蒙聖慈特賜依允只乞從朝廷行下不須備臣此章庶使一路之民共知出自聖意歡忻慶戴何有終窮臣疊犯天威伏祈裁赦

奏乞撥米賑濟 同安撫司總領所

伏見自冬徂春雨澤稀少入夏以來亢陽彌甚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延讜言赦死辠釋遷謫還沒產苟可銷釁致和無所愛惜臣等布宣無狀所部九郡而建康太

平及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成間得沾濡炎天毒烈土脉乾燥耕種不入赤地相望稍有近水可揷秧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饒信二州曽申得雨却聞其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閉糴米價騰踊民食已艱村落之間必有餓莩向秋以後捐瘠又多累據諸處人戸陳訴并州縣備申旱荒之狀有不忍聞池陽道路出没剽掠休寧縣數百人入令丞廳求糶濟建昌縣百十人刼隆興府界居民茍非饑窮迫身

何忍至此見得今年旱災不同常歲本道旱勢又甚他路國之根本在此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静使一夫餓死必傷天地父母之仁不幸註誤有司寧不重關憂顧惟有速發見藏不吝重費救奪民命度脫菑厄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今災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極力拯濟有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攜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溥待其賣妻子棄鄉井填委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爲之其費不止於

此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經豐熟荒田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至無人可耕國之所失不知幾倍臣等蚤夜憂懼思得協心盡力為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不致饑餓流亡散為盜賊以遺朝廷憂已行下州縣分遣官僚躬親抄劄畧計七八郡所當濟者不下百餘萬户户給一石亦該一百餘萬石所在州縣匱之豈有寛餘而義倉見管纔四十三萬耗腐在内非陛下捐數十萬石之米不足以振此凶災竊惟目今旱處

既多諸郡必紛然以錢粟為請却致朝廷難為應副是以會約一道當濟之數總為奏陳俟諸州申到戶口據實分撥合本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猶以為少臣等自行計椎下於此數必支給不敷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但冀十得六七之比陛下禱旱之初不愛曠典異恩以銷天災蘇民瘼今赤子嗸嗸赴愬求廷旦夕之命必不惜力靳費不以捄之臣等謹體聖懷昧死上奏伏望斷自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轉般倉撥米

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米斛賑濟饑民如部內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陛下幸賜江東之民而臣等不能檢柅吏姦失陷官物致上孤德意下誤民生則臣等之罪惟陛下炤之

准嘉定八年七月十九日省劄照得已降旨揮給降度牒一百道付提舉司及取撥制置司椿管會子一十萬貫令本司徑自措置收糴米斛其上件度牒錢并提舉司見糴米制司所糴米皆合總充濟糶使用兼江東提舉司申本路常平義倉椿管米四十三萬餘石又已降指揮令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分認措置救荒即未委逐州軍合用準備濟糶米數既據所申合議先次科撥施行又契勘建康轉般倉除見在椿管米四十九萬餘石外又有科撥各州府嘉定七年上供綱米六十七萬九千石太平州九萬石寧

國府一十四萬石池州四萬九千石亦往轉般倉樁管
令合於上件米內量行支撥應付使用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轉般倉支撥米三十萬石貼充江東路濟
糶使用專令江淮制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
重將今來所撥米并提舉司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
糴米并制置司所糴米併為總數却與斟酌分撥下各
州軍應付濟糶使用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米斛督
責州縣措置賑卹其已撥付轉般倉上供綱米如米未
曾支裝運即仰合得米州郡即依分定數就行截留使用
及就近支撥應付隣近州縣合得米仍仰制置司限五
日先具已均撥米數
申尚書省劄付本司

申尚書省乞截撥寧國府等上供米 同時上

其昨以江東七郡旱災事體至重輒同本道帥臣監司

奏乞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貼助義倉見米以救一路之民日來市直頻增民愈艱糴稍有資本銷磨向盡素來困乏者饑餓益多萬口嗸嗸日夜望賜國家憂民如子必已允俞某職在轉輸昨蒙朝廷令本司催督寧國府等處米二十七萬九千石赴建康轉般倉交納據各郡申除災傷檢放外寧國府實發米八萬九千八百餘石太平州實發米五萬六千二百餘石池州實發米三萬一千七百餘石咸以河港淺澁未能起發為

辭內太平州已裝發三萬一千六百餘石差從事郎黄
孟容管押自餘一十四萬六千餘石並未起發竊惟諸
州皆係合賑濟去處若上恩許從所乞必亦分撥米斛
前去諸州般運之間尚費期日不能遽及待哺之民米
運往來糜費耗折又所不計欲各留上件米在州免令
起發候指揮降到米斛理谿建康府轉般倉內合科撥
之數庶得朝廷恩意速可及民不至稽緩誤事又免兩
次往來水脚費折誠為至便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照

前申及今來所申事理早賜施行

小貼子照得廣德軍地素磽瘠豐年民且狼狽一遇旱歉窮困可知兼水路不通米運益艱雖有科撥米斛亦難遽至竊聞本軍已具申乞截留淮東西總領所米斛二萬八千餘石若蒙朝廷從所申即賜施行庶得凋郡窮民早被實賜又兼照本路諸州常平義倉見管米僅四十三萬石若蒙朝廷俯從近日所請撥賜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兩項通計九十

三萬石而本路七州合濟之户約百餘萬不過户得一石而合賑糶人户尚不在此數内況目今米價踊貴民間大段艱食便合舉行賑糶而所在州縣既無見管之米又無錢可以收糴為賑糶之用緣此富民觀望爭事閉糶商賈闞伺愈索高價而合賑糶人户久食貴米轉見狼狽將來必至盡仰賑濟為公家之費愈多若官場有米接續出糶則富家之米自出商販之米自至而人户之力亦得少紓將來不至全仰

官司賑濟則公家之費所省必多公私兼利無出於此竊見淳熙乙未劉樞密知建康日措置救荒曾申朝廷借撥樁積錢糴米出糶民甚頼之其後結局仍將糶到米錢歸還元借窠名一無虧欠它如此比不可勝舉目今本路除建康府有樁積錢外其餘州郡亦皆有交割錢之類平日謹藏府庫不敢擅動然在今日民病已急若許各州權行兑借作循環糴糶之本將來結局本司自當專一督察令其盡數歸還於

公初無所損而於民實受大利併望朝廷特賜指揮

上宰執乞截上供米借見管錢劄子 嘉定八年六月上

其近者具申尚書省乞截留寧國府太平池州合發建康府轉般倉米十四萬六千餘石就元處樁留兑行起發理爲科降賑濟之數併乞許各州權行兑借樁管或交割等錢作循環糴糶之本候賑濟結局日將收到糴米錢仍舊歸還元處上件事理必蒙朝廷詳酌施行竊念本路災傷至重目今民間已是艱食今歲之冬與來

年春夏必須大段狼狽若不控告朝廷亟為措置流離餓莩之患必所不免檢準紹興重修常平令諸賑濟穀一路移那不足者監司約度闕數先椿應用錢於朝廷封椿及諸司穀内兑糴兑不足者雖上供穀亦聽兑候豐熟收糴補數起發又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勑濟糴所在州縣仰常平米往往不足於用惟有趁時糴米以為準備又常患無錢若令逐路諸司各以見管不係上供錢物那融借兑措置收糴向去米價翔踊却將此

米出糶不得妄增分文候事訖拘收元本如數還之仰惟國家以民命為重故於立法詳盡如此今來所請委於上項令勑大意實同伏望鈞慈檢照某已申事理速賜旨揮以慰一路生靈嗸嗸待哺之望干冒威嚴不勝俯伏俟罪之至

申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頒行諸路

某照對本司準行在尚書戶部符准嘉定六年九月二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竊見今之州縣凡武臣之為

巡警為監當若指使等職任州縣之長吏每輕視之粗官俸入既已甚微小小違失動遭閣俸或又從而罰之夫右選以貳年為任至有一任之内累及十餘月而不支與者其人以品秩之卑且類多樸魯其言語不足動上官之聽其冗賤何由求當路之知甘受困窮無從控告方其在職必至苟賤無恥或刻剥兵卒或侵用官課甚者與軍典合干人互相囊槖靡所不至而猶有不免饑寒之迫亦甚可憫也欲望聖慈行下諸路轉運司專

一檢察州縣今後武臣小官所得俸給並按月支散不得復徇前弊而困厄之仍每季取有無未支親書文狀繳申本司以憑稽考奉聖旨依又準行在尚書戶部符嘉定八年四月十八日郡省劄子節文竊見今時州縣小官往往皆待數年之次其間又有不憚二三千里之遥奉親挈累以希寸祿者及其到官為長吏者或乃不恤每月合得錢米多是拖積不肯放行致使小官或任滿不能到部或死亡不得歸鄉甚至家口流落妻女不

能自保竊惟知通之俸視小官何止數倍知通俸給按月支請未聞有拖下去處而小官之俸獨不能那融支給之耶欲乞明降指揮自今州縣職官監當丞簿以至宗室不釐務等人每月限在中旬並要支給取足然後知通方許自支全俸如是無可那融其知通請給並未得支或有違戾外許監司覺察內從臺諫論列其知通縱使在職別無它過亦合量加降責以勵其餘所有縣道合支俸錢在本州須管從實每月科撥應副不得輒

將久年虛欠算支如此則俸祿均平士無失職奉聖旨依符本司尊奉施行某昨因巡歷屢見右選小官詰其自陳以州縣拖欠俸給饑寒窮迫或任滿積年無資可歸或身沒官所不能歸葬雖與嚴判行下多是不即遵從或止支給些小以塞責又聞縣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給去處里巷諺語至有丞簿食鄉司縣尉食弓手之誚喪失廉恥職此之由今蒙省符備坐上項聖旨指揮其加惠小官之意至為深厚某已即日頒行尚慮州

縣雖暫遵承稍久又或違戾使聖朝德澤終不下究豈非有司之責其照得宗室不釐務官所在員額不同除別議施行外今措置本路州府軍縣各給歷三道以孟仲季為記州自教授縣自知縣以下每月所請俸給開具于逐官之下其已支未支數目仰逐官自行批鑿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差人傳送候逐月批鑿訖即從所委官廳附急遞循環繳申本司以憑稽考孟月歷以仲月發仲季如之仍於申狀實填申發月日如少有違

滯及抵鑿不員定追所委官承行人赴司斷治亦已牒諸州軍縣詳本司所行事理施行并牒諸監司照會外令將給州縣歷樣各一本繳連在前乞賜詳酌其今來措置事理如或允當乞劄下諸路轉運司一體施行 准嘉定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省劄下諸路轉運司及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 同總領提舉七月上

伏見今歲江東九郡大旱者七加以飛蝗所過遺孽蔽江盈野其積數尺草木蘆葦為之一空秋陽方驕風日

愈烈耳目所接無非焦熬窘促之狀人情皇皇畧無生意井泉溝澗在在枯竭居民行旅汲飲無所市糴翔踊斗幾千錢其長未已居民相謂以平時三數日之資為一日糴猶不能飽至於村疃鎮戍市無粒米道路往來有連日不得食者據休寧縣申民户金十八等數百人突入丞令廳求糴官米令丞開倉給之不足以繼又據江西安撫司牒建昌縣百姓方念八等百十人入靖安縣強發富室倉米又據建昌縣申百姓王七八等刼掠

民户吳彥聰等家穀池州道間亦有近放黥徒誘聚飢民剽掠客旅江流浮尸而下莫知主名若不急為措置則弱者轉於溝壑強者聚為盜賊皆將上貽宵旰之憂臣等並將使指親見生靈危急若此寢食為之不遑昨已具奏乞撥降米斛借兑官錢措置濟糶外續會議到合施行事宜如后

一部內九郡監司所當通察至於措置提督則當各以附近州縣分任其責凡所施行仍舊互相關報蓋

通察而不分任則耳目難周報應稽緩分任而不互報則血脉不貫事體不均檢照常平令諸災傷縣計放税七分以上監司各分州縣巡按檢察月具賑濟人口工料錢穀奏聞若當職官措置乖方内知州奏裁餘選官對移訖奏以監司附近地方言之則建康府太平州廣徳軍當責之安撫轉運司寧國府池灕州當責之提舉司饒信州南康軍當責之提刑司臣等方欲上聞忽准省劄備從提刑司所申行下臣其

都運臣其提舉已遵稟外緣當來提刑司所申但及分任事理而未有通察互報之文兼所分州縣當職官措置善否推行勤惰及境内有無流移死亡之民亦合許臣等將來分別奏聞以聽陛下之賞罰伏乞

睿照

小貼子内饒信兩州屢申得雨臣等得於諮訪饒州境内近來旱處亦多據鄱陽浮梁縣申飛蝗已入其境信州里地相接竊恐將來蝗災亦所不免故令分

任之事未敢置二州於慮外併乞睿照准嘉定八年八月二日省劄依已降指揮各行分管施行如有已施行事件仰遞司互相關報其州縣當職官奉行濟糶勤惰仰監司各照所管州軍當職官具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旨揮

一救荒之政固當責之守令而州縣之間官事叢委雖有憂民之吏欲置它務以專意賑恤而勢有所不能其間庸惰之吏視為故常付之吏手徒耗官物惠不及民實為利害臣都運臣提舉自當躬親巡察外更合選官不時前去點檢而見任官各有本職兼其

才能可以倚仗者亦自有數檢準常平令諸災傷緣賑濟事應差官而本州縣闕者聽監司於隣近選差不足即選轄下得替待闕官臣等今欲於應本道官屬并前資待闕内選擇忠信才幹之人及雖不應差出者亦聽添湊差委候踏逐到人續具名銜申省其有勞績將來結局分立等第申奏優與推賞庶幾不至闕事伏乞睿照

一遏糴閉粟初非美政今州縣之間各私其境而監

司又各私其所部至有鄰境之民饑困待盡不使斗斛流通當天下一家之時豈宜有此臣䇿提舉昨嘗奏聞行下湖南湖北江西淮西轉運司并沿江州軍通放客米不得要阻收税已蒙朝廷劄下江西湖南北淮西轉運司及各州軍今諸處雖被受朝旨而壅遏自如竊見江西湖南連歳屢豐今又及時得雨秋熟可望自合通融有無豈可以鄰為壑而湖南之米經從湖北例遭拘遏尤為非便欲望聖慈檢會已降

旨揮再與申嚴行下仍劄付京湖制置司照會遵依

施行

一江東諸郡旱勢既闊官米有限全藉收糴米斛赴

官接續賑糶見差官及募富家大室請領官錢四散

廣糴竊見逐州起發綱連初無收糴之勞止是闗防

偷盜欠折交卸無虧並沾醲賞今所糴米若數目之

多寡道里之逺近防閑之難易風濤之險阻與綱運

同而於米有交糴之勞於錢有收支之累若全無優

賞何以使人今欲乞聖慈有下司量立賞格分為三等二萬石以上為一等一萬石以上為一等五千石以上為一等有官人循資白身人補右選或助教文學如願封贈占射免役之類斟酌輕重等第推賞分明須下庶幾爭欲自效易以集事

奏乞倚閣第四等五等人户夏税同提舉司七月上

照對臣等近各具奏請倚閣本路旱傷州縣第四第五等人户夏税轉運司准六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夏

稅錢帛並係上供準擬支遣窠名近已有臣僚奏請令州縣寛緩催理本司自可照應施行劄付本司照會臣等不敢避再瀆之誅須至荐干宸聽竊惟今歲之旱不同常年在民既有非常之災傷在國家當有非常之恩邺蓋常年之旱或在已種之後若旋即得雨已槁之苗猶可勃興或旱傷所及僅止數州有無通融尚足相濟或有旱無蝗則下田之已種者猶可薄收或本道雖𦼮而鄰境無虞則所憂者不過土着之民安慰拊循猶易

為力今江東民田既皆失種秋成一事不可復言建康
太平等七州旱勢最甚之外饒亦半歉各處貴糴既無
由可以相資而淮浙荊襄文皆告旱招徠客米亦病其
難飛蝗蔽天所在害稼遺孽盈野未易撲除近水可種
之田農民極力車灌勞費百倍尋即一空麻豆蕎麥之
種斗直不啻千錢典質借貸僅能入土而旋踵又為白
地矣安慶光州流民自池州度江而趍饒信者前後相
續臣提舉嘗以奏聞長淮以北方尋干戈而淮土又自

不熟此去流移必多本道沿江諸州未免首被其害丁
卯戊辰饑疫之禍近在目前此臣等所謂非常之災傷
近年所未有也今當貴糴之初已有盜賊之漸池州境
上縣徒剽掠建昌休寧饑民啟攘若使向去闕食是遺
盜賊以其資邦本不寧將為大患是時雖欲蠲租弛斂
以消弭之亦無及矣臣等以為災變如此天意難測轉
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恩䘏以名人和
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臣等職有常守未敢盡言

而本道所當矜卹無如下戶所若莫甚催科況夏稅之數本田計畝而起田既荒蕪稅何從出臣等竊見孝宗
皇帝淳熙二年建康大旱即從守臣劉珙之請蠲是歲夏稅七年江饒等州旱既詔逐州第五等人戶未納夏稅倚閣五分復慮艱於輸納又詔逐州第四第五等人戶未納今年夏稅日下倚閣其後池州興國軍旱皆嘗蠲放當年夏稅載在史籍不可勝舉仰惟聖心豈不顧惜經費獨惟民命所在實繫社稷安危權其輕重理當

出此况江東州縣自丙寅用兵以來民力凋殘尤非昔比雖號為上户不足以比他處中人之産况於末等尤更可憐夏田纔種則指為借貸之本以度冬秋田甫插則倚為舉債之資以度夏今田畝荒蕪無可指擬借貸之塗既絶生生之計遂窮經營糊口且患不給况吏卒在門有賄賂之費追呼在官有拘繫之若愁嘆之聲實不忍聞近蒙聖慈寛限催理仰見陛下聖明洞照疾苦民間見此寛恤之令妄意必蒙蠲除雖蠶麥稍熟去處

類皆賤價轉變以充口食及限滿追理官司督促愈嚴自謂前既少寛今雖更緩遂以常歲兩月可催之數并欲責償一月之間是陛下前日寛展之恩適足以使民受峻迫之害以臣等觀之若今便蒙除放未納之數已自不多將來終無可催亦必不免除放但早放一日則民免一日之苦若除放稍遲於官初無所補徒使貪吏黠胥得以並緣侵漁重為赤子之病臣等以為陛下當以孝宗故事為法若以今日國用非乾道淳熙比除信

饒外且乞加恵七州其七州夏税姑置四等而盡閣五
等之數庶㳺焦熬窮苦尚可少蘇臣等非敢不恤國力
姑息要譽既叨奉使一道親見民間狼狽如此豈容不
以實言陛下仁儉之德必不與饑困無聊之民較此毫
末但恐堂陛尊嚴四方旱傷之狀未必一一盡聞則臣
等之言疑若張大其事淳熙八年淮淛江東饑詔遣著
作郎袁樞將作監主簿王謙躬親按視今願考循故實
選遣朝臣徧行本道如臣等所言稍涉欺誕甘受罔上

之誅所有七州第五等夏稅仍乞先賜倚閣以昭陛下之德意以廣孝廟之仁恩臣等不勝至望尋下江淮制置司覈實竟不行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估沒人戶錢物下本司給還

照對本司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尚書省契勘安邊所元據監司州縣拘沒到減落會價人戶財産錢物不拘已未到庫及已未拘收數目盡行給

還仰見朝廷閔雨之切垂念及此寛恩誕播聞者欣躍
其職在奉宣已即時恭稟行下屬部其間錢物未至安
邊庫者在州縣便當遵照指揮喚上人户審實給還不
容更有濡緩但錢物已至安邊庫者若令家屬經州縣
請據赴安邊庫所陳乞支領竊恐犯事之家久失生理
貧瘁日甚决無餘力可以先經州縣給據繼走行都伺
候取撥必且因循歳月終於不霑實惠某區區愚意欲
望鈞慈許令本司將元因減落會價拘没錢物在安邊

庫者具數徑申安邊庫所仍差人自為赴庫請領俟到本司却發下犯人所居州縣逐一當官審實盡數給還庶免庫藏邀阻道塗跋涉與夫旅舍滯留之費於以推廣德意使家被再生之恩實為大幸如其所陳仰合鈞意即乞徑從尚書省施行伏候指揮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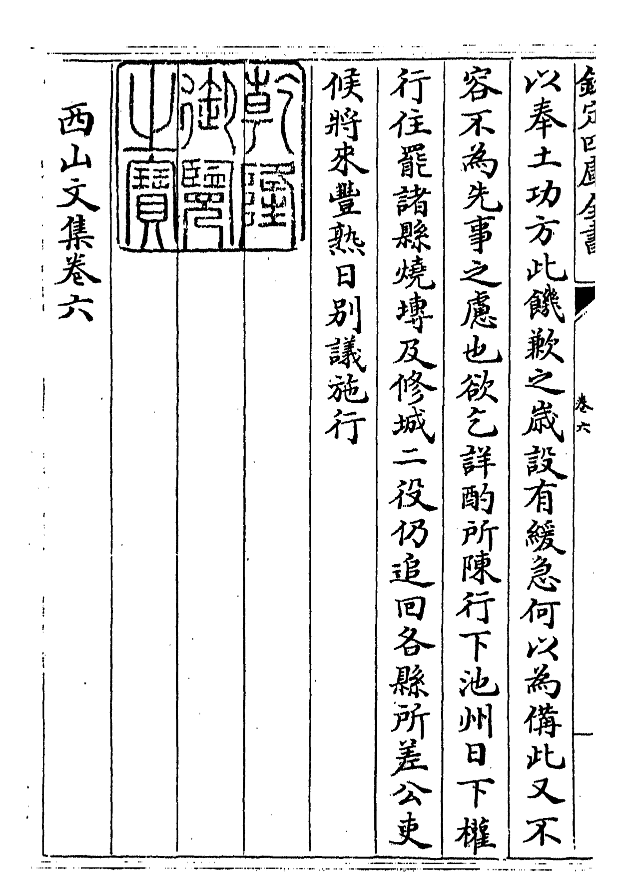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

江東轉運司申據諸縣縣丞廳申到上人論捄荒劄子

數內一件竊見池陽諸邑曩自兵興之後繼以旱蝗民力彫敝視他郡特甚昨自嘉定四年本州承准樞密院拋下燒造滁州城磚及本州修城續又增加數目行下諸州分認燒造涉歷累年官民勞費竟未有了辦之日蓋緣拋降元錢類不足以償其燒造之費州不任其責而悉皆諉之縣縣既無其力而不免藉之民方其造磚之時率以隊伍起夫坯陶展轉以至成磚動涉旬月更番分役既周復始終歲勤苦而燒造之數無幾勞役之

日未休至於蓄牛之家本以備耕稼之用且復均科以供工作旣竭其日夜之力不惟他時田功不任其勞或以疲而斃者有之民受其害已致重困本州又專差公吏下縣監督縣胥從而與之表裏爲姦文移迫促動以軍期爲名所用窰匠不按已定之籍而業不素者妄肆追呼所役鄉夫不計當用之數而役方休者例行闗集凡此皆所以爲通融請免之地每免一匠則爲直若干免一夫則爲直若干至於貧而無力之人則朝夕供役

無有已時官司日給錢米類皆虛破而實不及出入吏手惟私計是圖而官事之辦與否不問也夫修築城壁固當致力於無事之日豐年樂歲雖未免勞民猶之可也今旱蝗之變甚於昔年小民方皇皇然救死之不贍而復使之受無窮之擾其何以堪兼照本州修城見役諸寨土兵廢廵徼之職而供版築之事在今日尤為未便諸寨或據阨塞或守江面正將以警捕盜賊今在籍之兵率不及額而老弱不足用者居半又復取其壯者



以奉土功方此饑歉之歲設有緩急何以為備此又不容不為先事之慮也欲乞詳酌所陳行下池州日下權行住罷諸縣燒塼及修城二役仍追回各縣所差公吏候將來豐熟日别議施行

西山文集卷六